

从道家文化到神韵巡演

今年神韵巡演中，有一个取材于《西游记》的节目。近日偶翻此书，看到第五回里孙悟空讲的一句话——“道化贤良释化愚”，便产生许多联想。简单的说，道家必须要选贤良的徒弟作为传人，不是道德好悟性高的人，是很难被选中的，这便是“道化贤良”。因为徒弟资质极佳，举一反三、闻一知十，所以讲道时点到为止即可。

中华文化的开创者是轩辕黄帝，被称为“人文初祖”。他也是道家的修炼人，因此我们的五千年文化便一直带着浓重的道家色彩，迥然不同于希腊文明、基督教文明或其他佛家文明。

传统的中国人性格非常含蓄，有话说三分，给人很多遐想

的空间，这恐怕与“道化贤良”的道家文化有很大关系。推而广之，中国的哲学、诗词、绘画等也常给人余韵不尽的感觉。至于如何体会和理解，那就看对方的悟性如何了。

“道化贤良释化愚”中的“释”，那就是指佛家了。佛家因为讲普度众生，所以要让愚人也听得懂，在讲法时便深入浅出，既包罗万象又细致入微。

佛教传入中国后，似乎也受到中国本土文化的许多影响。本来事事辨析精微、阐发详尽透彻的佛法，到中国后出现了“禅宗”。许多事情故意讲的玄而又玄，或干脆不讲。象六祖慧能那样听了一句《金刚经》便豁然悟透很多佛法的人毕竟是极少数，于

是慧根不成熟的人便只能在禅宗的哑谜中猜来猜去而不得要领。

如果仔细看中国人的文化和思维方式，还能看出很多奥妙的地方。譬如道家特别讲阴阳的平衡，所以文化作品中就注重对比。

唐代王维被称为“诗佛”，是因为他的诗有很多禅意，但仔细读来却似乎也有很多道家的特点。譬如《鸟鸣涧》中写“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以飞鸟的鸣叫，流动的涧水，落下的桂花等一些动词，表达了一个极幽静的景象。这种以“动”写“静”，就很有《道德经》中说的“长短相形，高下相倾”的味道。

再举个小例子，《枫桥夜泊》

前两句是“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第一句给人的感觉是“冷”“暗”，因为月亮也落了（暗），水汽也结成了霜（冷）；第二句话马上就来个对比（或者说阴阳平衡），在第一句的冷色调上，出现了“江枫”和“渔火”。霜降的时候，枫叶肯定红了，这就是暖色调；有了渔火，那就有了明亮的感觉。

中国古典舞中有一个“反律”，即舞蹈动作“欲左先右，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欲上先下”。这种左右上下的对比和先做一个相反的动作，不知与《道德经》中所说的“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又有多少联系。

无论如何，道家文化尽管越

琢磨越有滋味，但毕竟太依靠受众的悟性，很难被绝大多数人所理解。所以真正大面积救度人，那还要靠佛门广大。

从神韵全球巡演的节目中固然可以体会到中华文化如诗如画的味道，即使看十遍百遍也仰之弥高、钻之弥深，但更重要的恐怕是其洪大的内涵与无尽的天机贯穿了人类文明和宇宙运行的始终。

如此深远广大的天机却能够以纯美的艺术形式直白简约的表现出来，以至于只要有基本善恶判断的人都可以理解，这又是传统道家文化远远不及之处了。神韵的演出实在是展示一个神迹。◎（章天亮）

扑朔迷离的“木兰”

目前正在全球巡演的的神韵艺术团，所有的表演内容，横跨各朝，超越时空，令全世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出生族裔的人们都能接受并领会，传达出放诸四海皆准的主题，让每个人抛弃成见及差异，沉浸在至真至善、唯美殊胜的演出之中。同时，节目中那些讲述中国历史的传奇故事与民间传说，深刻有力，深得观众的喜爱。很多人明白了神韵中表现的《木兰从军》，才是真实的版本，而非迪斯尼卡通动画电影所表达的谬误。

想了解花木兰的传奇故事，就得先知晓流传至今，千古吟诵不绝的乐府诗《木兰辞》：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渡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开我东阁门，坐我西窗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出门看夥伴，夥伴皆惊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花样年华的少女——木兰，在年迈的父亲接到从军令后，毅然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奔赴沙场。熬过多年漫长而艰苦的戎马生涯，终于从九死一生的疆场凯旋归来，得到了天子的奖励。非常令人意

外的是她辞去了所获得的高官厚禄，唯一的愿望是返家。终于回来了，欣见久别的亲朋。当木兰脱去战袍，穿上自己的女儿装，出门招呼送她回故里的战友，最戏剧性的转折呈现眼前，夥伴个个惊呆了，至此，他们才发现，原来，朝夕相处的木兰是个女孩儿家哪！”

其实根据辞海查到的资料，有关木兰的一切，也跟乐府诗那几句结语“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一样扑朔迷离呢。

辞海里是这么注解的：古女子名。时方徵兵，木兰父有名在兵书，年老。木兰因易装，冒父名从军。历十二年归，人始知其非男子。

其为何时代人，不一说：姚莹《康輶纪行》以为北魏孝文帝、宣武帝时人；宋翔凤《过庭录》以为隋恭帝时人；程大昌《演繁露》以乐府《木兰篇》中有“可汗大点兵”语，谓其生世，非隋即唐。

其为何地人亦不一说：直隶《完县志》载元刘廷直撰墓碑以为完县人；河南《商邱县志》以为商邱人；姚莹《康輶纪行》以为古武威，今凉州人；《清一统志》以为颍州谯郡城东魏村人。

其姓亦不一说：《明一统志》以为姓朱；《清一统志》以为姓魏；明朝徐渭（徐文长1521→1593）《四声猿》传奇以为姓花。

而对《木兰辞》的说明是这样的：歌咏木兰代父从军之记事诗也，亦称《木兰诗》。诗凡二篇，皆为五古而杂有七言句，辞意略同。《文苑英华》并题唐韦元甫作。

《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序》曰：“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于何代。”卷中二篇并列，题下注云古辞：引《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

明以来选录古诗者，多取前篇，属之梁无名氏，而谓后篇为唐韦元甫拟作。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五，以诗前篇有“策勋十二转”语，因引《唐志》司勋掌官吏勋级，凡十有二转为上柱国，云其诗当为唐人作。

而《中文辞源》却是如此注解：古乐府歌辞篇名。南朝陈释（僧人）智匠辑《古今乐录》中最早记录，《乐府诗集》收入《梁

鼓角横吹曲》。诗用杂言六十二句，历叙女子木兰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转战、胜利归来的故事。传统戏曲小说常以此为题材。故事根据民间传说，经艺术加工，后来有关木兰姓氏、乡里、事迹的各种记载，多出附会，不足信。

木兰辞产生的时代与地区，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而唯一能使古今观念一致的，就只有它的民歌性质了。民歌，是成长于民间的歌谣。它没有一定的作者，因此，任何一个人似乎都成了法定的作者，谁都有权去修改它、增补它。也由此得知，民歌的成长，尤其是一些最受喜爱、敬仰的叙事民歌，一如《木兰辞》，是缓慢的、递增的、夸大的、演化的，一直到“定型”为止。这中间的修、增，不知经过几番。任何一首流传至今的真正民间乐府、歌谣，我们绝对不能说它是何时、何地、何人的“产物”。它，常是一个广大地区、众多无名作者的总体智慧的结晶。

这样看来，不管各项资料如何注解，也不必在意分歧多大，事到如今更无法证明对错，但这个故事的主题是鲜明的、固定的、不变的：既温柔贤淑，又坚忍勇敢，能文能武，忠孝双全的奇女子代父从军的传奇。这是神传文化中重要的一个环节，要求女子不只无才便是德，特殊情况也能易钗而戟，披上战袍，立功疆场，保家卫国，却可看淡名利，叱咤过后仍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甘于平凡。

这是人类生活的准则、人伦道德的精髓，在上天有意的安排中，在故事结构的框架里，不断的演绎，不断的充实。

而当时的人只能知道这么多，所以其它微枝末节则模糊不明，让人们在好奇的心态中，在真假莫辨的情况下穿凿附会、极力增、修而成就了多样版本。但其主旨不变，以达到神传教化的目地。

木兰何姓、何时、何地人，虽然扑朔迷离，让人理不清、弄不明，但她的故事谁都耳熟能详，如今神韵更将这位奇女子，推上了世界舞台，使更多的人们赞颂与敬佩，所以这些小的细节，就不用费心去探讨了。依我看来，也许如花似玉的姑娘代父从军的壮举，感动了当时某个文人雅士而替她冠上“花”姓哪！也有可能喔。而这首流芳百世、历代传诵不绝的《木兰辞》结语，也就成了中国家喻户晓的成语典故了。◎（沉思）



中华典故

温良恭俭让

“温良恭俭让”出自《论语学而》。

春秋时期，孔子周游列国，一方面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受国君的邀请，参与一些政事。一次，孔子的弟子子禽问子贡：“老师到了一个国家，一定参与该国的政事，这种待遇是老师主动求来的呢，还是国君主动给他的呢？”

子贡回答道：“是因为老师为人温和、善良、恭敬、俭朴、忍让，所以才

得到这种待遇的。也可以说，这种待遇是老师求来的，但他求得的方式同别人的是不一样的。”

“温良恭俭让”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温和、善良、恭敬、俭朴、忍让的品质，上天自然也会对其多加眷顾，可谓是无求而自得啊。

◎（茹之）